

这些年,春节只要人在北京,小长假日程中总要给龙潭湖庙会预留出时间。

龙潭湖庙会的名称取自庙会的举办地龙潭湖公园,公园地处北京城中心南部,公园里最让人赏心悦目的是近30万平方米的一汪湖泊。也许正因这片专属平民百姓的碧波美景,公园的典故里虽然缺少令人津津乐道的皇家故事,却能稳居北京最受欢迎的节假日消遣之地。每年的龙潭湖庙会持续一周左右时间,各色各样小吃和商品售卖的摊位沿着湖边的小道排列成一条线,精彩纷呈表演和娱乐活动也在公园里的不同区域有序进行。每天庙会的公园大门一开便人潮涌入,摩肩接踵的人们走走停停,吃吃喝喝,不知不觉就能逛上大半天。一点不夸张地讲,龙潭湖庙会三十余载攒下的年味里,内外透着过年的热闹踏实,让人感受到皇城根儿下最温暖的市井喧嚣。

与京城春节期间其他庙会相比,龙潭湖庙会最具特色的活动当数游人与冠军的交流互动项目。在不同的体育项目当中,最能让爱好者与国手面对面



那日的阳光,像从民国月份牌上美人指尖漏下来的,温温的。我与妈妈走进淮海路那间展厅,便一脚踏进了一个由丝绸、刺绣与旧梦织就的时光里。“第五届沪港名媛旗袍展”十个字,已然透出一股子雍容的、双城交织的韵致。一件件亮丽的旗袍静默地悬在衣架上,不是空洞的展览,倒像是一个个风华内敛的肉身暂时离场,只将这一袭精致精致的躯壳留在这里,与人默然对晤。

初见墨绿丝绒的旗袍,只在领口缀一枚盘香扣,却像一句未曾说出口的话;那藕荷色软缎上面绣着稀疏的兰草的,是闺秀笔下才有的清雅与孤高;还有宝蓝色织锦的,金线盘出大朵大朵的牡丹,轰轰烈烈,带着几分侠女式的明媚与张扬。它们的腰身是那般窄峭,一路向下,却又在下摆豁然地、含蓄地放开,这“收与放”之间,勾勒出女子身段的曲线美,更是一种欲说还休的东方哲学了。

去年年初,我身着全棉青花瓷短袖旗袍,带孙子来到全民照相馆拍合影。摄影师说,你穿旗袍很美,如果穿别的衣裳,不过是合身,是得体而已;唯有身着旗袍,好像忽然有了魂灵,整个人都活泛起来,又都沉静下去。我只当是谬赞,回想一下在这满室衣香的浸染里,倒品出些别样的滋味来。这旗袍,原不是一件简单的衣物。它挑剔得很,要一副匀称的骨架,多一分则臃,少一分则瘦;更要一种内敛的、往下沉的气度,容不得半点张皇与浮躁。它仿佛是我们江南女子血脉里自带的一段密码,平日里沉睡,只待这斜襟一绾,束腰一紧,那沉睡的基因便被唤醒了。

那年深秋,我的散文《美丽的脚丫》获全国散文学会举办的征文大赛二等奖,我身着绛红色丝绒中袖旗袍,赴京至

切磋的,首推棋类的“大师指导棋”活动。没错,每年庙会都有大师级棋手与棋迷朋友交流的安排。

“大师指导棋”的名称让人一看就知晓这是职业高手指导业余爱好者的活动,但真实的场景更像是棋界各路业余高手团结协作打擂台,明摆着就是一股子挑翻冠军选手“砸场子”的气势。别看棋艺水准上专业选手与业余选手相比占据上风,但当一位大师同时面对多位同仇敌忾的业余盟友时,想保持金身不倒可就有些难了。要知道,战胜冠军级别选手能让业余爱好者在棋友圈子里吹上一整天!哪有不使出全部家本领的道理?而这样一来,这些大师们便处于双拳难敌众手的被动境地,在“群狼”的攻击之下,每年守擂的“猛虎”都要苦笑着缴械投降几局。每每有业余选手战胜大师的结果出来,瞬间便会掀起场地上的一片欢愉,接下来便能看到那些冠军高手带着几分无奈的自嘲笑笑,那意思仿佛在说:“哎,怎么会让你偷袭成功了呢?算了算了,谁家过年还吃顿饺子!”

在国际象棋的活动区域,每年都有来自同城和其他城市的小棋手“集中报到”,甚至有人将春节七天假期全都泡在庙会的棋艺擂台现场。每次指导棋

少时学诗,尤其喜欢王安石的《元日》。七绝朗朗上口,读几遍就能记诵。当时喜欢诗句开头的声响,爆竹声中,春意绵延。多年后回想,才明白《元日》写的是彻夜宴饮,然后看着新升的太阳照亮一户户人家的情境。身处一年的新起点,就像站在一艘大船的甲板最前方,满怀期待地往前驶去。除了诗中写到的“新桃换旧符”,春节的习俗还有很多,如大扫除、守岁、拜年等等。而人们最喜欢的事之一,就是穿新衣。

在宋末元初周密创作的《武林旧事》中,记载了临安过年时人们要购买的货品,其中至关重要的一件是“锦装”,也就是今天的新衣。王安石在元日穿了什么,如今已不可考。但根据明人刘若愚在《酌中志》记载,当时的人们在春节要穿葫芦纹的服饰。这或与“葫芦”的谐音“福禄”相关,也是一种新春讨彩的方式。

到了近代,穿新衣依然是春节的一大要事。据一些老上海人回忆,即使在物质生活尚不富裕的时代,过春节时,人们也会花钱请裁缝来家里做新衣。一家好几个人,标准配置是中式棉袄、罩衫与裤子。有时为了更方便地做新衣,裁缝还会直接住进家里。后来随着服装杂志的推广与缝纫技术的普及,很多心灵手巧的女性开始亲自为家人缝制新衣。在一档纪实节目里,上海女演员胡晴云曾说起小时候过春节,母亲为她制作新

的棋艺爱好者人数都远多于大师一次可以同时下完的棋局数量,因此要想与大师杀上一盘需要按序排队。于是,一些超高级棋迷每天早早占位抢到前面序号先来一局,下完了一盘之后赶紧重新排队领个号牌,守在棋桌旁等着下一次轮到自己上场。但这样一来,守擂的大师一直满负荷接受棋迷朋友的挑战,活动期间一点不

得闲。

我的相册里还保留着当年第一次参加庙会活动的照片,照片里的我正在指导两个十来岁的少年下棋,旁边有好多人围着观战。画面里,我正以一脸轻松的笑意认真思考,两名少年当中的女孩子倔强地皱着眉头一脸的不服气,另一名男孩子则是虎视眈眈地看着我,气势汹汹很自信的模样。照片的构图非常传神,令人能够感受到空气中弥漫着节日的喜庆和棋艺对决时特有的味道。照片还有一个非常传神的名字叫“将了大师一军”,据说还获得了年度最佳照片的全国摄影大奖。

每当看到这张照片,我都会想起1992年春节首次参加龙潭湖庙会与广大棋迷朋友共度春节的场景,当然更忘不了的是那次摆设棋艺擂台活动的屋子没有暖气,而春节正是北京一年当中最冷的时候,因此任你穿多少衣服,半天时间坐在那里还是会冻得手脚冰凉。就是在这种包裹了很多衣服仍旧冻得哆哆嗦嗦的环境里,大家“棋”乐融融笑语欢声接连不断,令人越觉得这

人民大会堂领奖,为我颁奖的是军旅作家贺捷生,她是贺龙元帅的女儿。待颁奖会结束后,我找到贺捷生请求与她合影,她微笑着点头应允。合影后,她拉着我的手说,你穿旗袍特别好看,有种古诗里江南女子的韵味。我欣喜地向她道谢!

是的,我的家乡浙江余姚是枕在水上的。那里的空气总是润润的,带着水汽与植物清气。那里的桥是拱的,船是摇的,连话语都是吴侬软语,糯糯的,没有棱角。我们家乡的女子,性情里也仿佛浸透了这样的水汽,行事是软的,骨子里却是韧的,像那河边的垂柳,看着婀娜,风来了却不易折断。而这旗袍,恰恰是这般性情的写照。它的线条是流利的、柔顺的,贴着身躯,行止之间,便有了水波般的韵律;可那高高竖起的领子,却又约束着你的颈项,让你不得不昂起头,显出一种含蓄的骄傲;那紧束的腰身,更是一种无言的规训,让你步态只能舒缓,不能阔步,于是莲步姗姗,自成风致。

我想起自己的一件旧旗袍,是荷绿色的,料子寻常,并无展览上的那些华美。但在那个微凉的秋日,我穿着它,走下单位思南路那条落满银杏叶的小径。风来的时候,衣袂微微拂动,卷起几片金黄的叶,又轻轻放下。那一刻,我并未想着什么风情与时尚,只觉得这衣裳与我,与这风,这黄叶,这天地,是浑然一体的。

展厅里人渐渐多了,光影在绸缎上游移,恍恍的,像似水流年。我和母亲欣赏罢悄然离去,身后的那些旗袍,依旧在各自的岁月里盛放着。而我知道,于我,这旗袍已不只是一件悦目的衣衫。它是一副温柔的铠甲,让我在摩登的、纷乱的都市里,始终记得自己从何处来,记得那一份沉在骨子里的、东方女子的从容与神韵。

庙会摆擂「棋」贺春

谢军

旗袍最美的服饰

胡兰

过新年穿新衣

三三

在我童年时,去商场购买成衣已是一件相对方便的事。但因为母亲爱好做衣服,逢年过节也会替我量好尺寸,打开缝纫机操作一番。也许那时候我还很小,身体每年都在变得越来越大,母亲做衣服也会做得大一点,以便能穿更久。我多少有些抱不平,当一件衣服穿得合身了,往往已经是旧衣服了。母亲做的,多是大衣。为了显版型,还给我加过肩垫。有一年春节,我穿着那件大衣去亲戚家拜年,大家忽然都夸我长大了,想是因为肩膀变得更宽阔了吧。

如今,人们与服装的关系已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触手可及的电商提供了更多选择的可能性,衣服的定价也不像过去那样高(相对工资而言),我们随时都在购买着新衣。但在春节,“穿新衣”的风俗依然对人们有很大的吸引力——是从家族传承下来的温暖仪式感,与我们往昔的记忆息息相关;是用新的面貌对未来进行的一次祈祷,愿来日能成为更理想的自己。



马肖印章 篆刻 徐谷甫



以梦为马 不负韶华 篆刻 陈少峰

样开启新的一年特别有意义。

谁承想,这之后参加龙潭湖庙会的安排坚持了30多年,一年一度与棋迷面对面的交流已经成为自己春节活动安排的“标准配置”。喜欢庙会下棋时人头攒动的氛围,过节时就图个热闹讨个喜庆嘛,一片欢声笑语中,甭管是新朋还是老友,不论是冠军还是刚入门的棋迷,真正是纹枰对弈乐在棋中。

久未见面的朋友L到上海出差,约了见上一面。十多年前,我在网络上认识他。那时,上海作协旗下有个网站,叫作新创作网。许多热爱写作与文学的年轻人,整日整夜地泡在上面,发布自己的作品,与陌生网友热火朝天争论。更多的时候,我们在QQ群里无所事事地闲聊、吹水,仿佛时间永远用不完似的。随着交流的频繁,我与这些网友,渐渐成了朋友。他们有的生活在广西,有的生活在上海……身处天南地北的年轻人,被一种理想的激情与浪漫包裹着。L那时还是个在校高中生,而我亦不过是整日无所事事的大学生。

与L首次见面,得等到相识几年后。现在我已经无法清晰记得,我们初次见面发生于何时何地。事实上,这十多年来,我们不过是见过两三面而已。印象最为深刻的一次见面,可真是“名副其实”的见面。那是在一年的上海书展中,我忙着赶场子。似乎是在下午,我穿过上海展览中心的广场,他与朋友C(也是我在新创作网认识的写作朋友)一起,笑脸盈盈地迎面而来。因急于赶路,我匆匆忙忙地跟他们打了声招呼,便头也不回地走了。可以说,我和他们几乎没照上面,几乎没说话。几周后,我碰见了C,他责怪起我来,你怎么不跟L聊聊就走了呢?我大概是用“时间紧急”为自己辩解,如今想来,还是那时的自己太过于年轻,以为朋友间的相见,着实是过于稀松平常。即使错过一次,往后的还是有机会。因此,心底里并没有一丝一毫的紧迫感与惊喜感。

我抵达饭店包间时,五六位朋友皆已落座(这些朋友,都是因写作和文学结缘的)。多年不见的L,面貌和身形跟我记忆之中,除了年轻人的稚气变成了成年人的稳重,倒也没多少变化。只是,他见到我后,惊讶地脱口而出:“你怎么变成这样啦?”那天,我在地铁上接到他的电话,匆匆忙忙赶到饭店后,脸上早就写满了疲惫。这种疲惫的模样,可能与他记忆中的形象,颇为不合。他因而发出惊讶。我冲他笑笑:“上次我们见面时,我家小朋友还没出生呢,现在他已经上中班啦。”时光匆匆,在每个人身上都留下痕迹。

胡德夫有首歌,叫作《匆匆》,我很喜欢。其中有句歌词:“人生啊,就像是一条路,一会儿西,一会儿东。”每个人都行走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能成为朋友,就是茫茫人海之中,两条“一会儿西,一会儿东”的路,竟然在刹那间有了交集。而这,是何其幸运之事。与朋友L和C——准确地说,这批因写作而认识的朋友们,虽然身居天南地北,但我们之间的“路”的交集,比我想象中的要漫长、要恒久。认识他们的契机,自然是因为文学,但具体是什么时间,已经想不起来了。仿佛有段时间,一个又一个朋友不断地出现。旧朋友带来新朋友,新朋友又带来更新的朋友,几乎每天都在不知疲倦地谈论着文学,毫无保留地分享各自作品,对于各自的写作都有着乐观而浪漫的期许,时间仿佛永远用不完似的。

杜甫的《赠卫八处士》是我特别钟爱的一首诗,“昔别君未婚,儿女忽成行”的场景,应该是大多数普通人都会经历的。多年之后,老友不经意间重逢,虽然经过岁月的洗礼,各自的模样与境况皆有了变化,但友谊却并未因此而变质。相逢的喜悦,在这匆匆的人生之路上,成了永恒的感动。

过年到庙会走一圈,欣慰放眼看去,湖中的碧水早已结成了一年的开启之际就能有机会同棋迷交流,也算是用自身所长回报社会的实际行动吧。

每次参加庙会活动那天自己都提早赶到公园,沿岸树木的光秃秃枝条垂在结了冰的湖面上,脚底踩着积雪走在蜿蜒曲折的湖岸小道上,更增添了

昆虫欢快 地哼唱着; 我还猛地嗅到一缕沁人心脾的清香,眼前摇曳的艳丽之花、鲜绿的波涛,使人陶醉,让人回味。爬上山顶的感觉,真的很好。

爬山运动目前之所以如此普及,参加的人群如此众多,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人们逐渐发现爬山是一项有益身体健康的体育运动。在静寂的山野里爬山,呼吸着清新的空气,沐浴着温暖的阳光,既可以增强人们呼吸器官的功能,改善血液循环,又可以提高人们关节的灵活性和肌肉的耐久力,便于精力充沛地投入到新的工作和学习中,何乐而不为呢!

七夕会

趁着天好去爬山

黄昱耀

此时此刻,我们已登上山顶。极目远眺,心旷神怡,把美的风景尽收眼底,树上的鸟儿、草丛中的

健康